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胡敬芝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四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帝屬

宗室

神堯之子封十有八人周有天下封國七十两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也

河滸葛藟

詩王風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言葛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也按此解與今詩不同

公室枝葉

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

公姓公族

詩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定振振公姓麟之角振

振公族又唐杜牧書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

維翰維城

詩大雅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以宗盟為長

左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侯為

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以毀言見疏

屈原名平與楚王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原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江自沈而死

畏盛滿

漢河間獻王德字路叔修黄老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為祭酒丞後為祭酒妻死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娶畏盛滿也

遵繩墨

漢朱浮傳光武即位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戚皆奉遵繩墨無黨親之名至或乘車牛齊于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

劉向博學

拾遺記劉向字更生校書天禄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杖端出火以照向云我是太乙之精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中玉牒授向乃天文地理之書按向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以行修飭擢諫議大夫

辟彊能文

漢劉辟彊好讀書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議論冠諸宗室

宗室領袖

北魏宗室澄少好學文明太后曰此兒風神秀發當為宗室領袖

宗室標的

唐宗室贊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秉運而奮皆欲顯為世豪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李勉廉介

唐李勉鄭惠王曾孫字玄卿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其

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

長吉詞章

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詞章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好句出投囊中及歸足成日率如此母使探囊中書多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肝乃已

國師

東漢劉歆字子駿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王莽篡位歆為國師

宗老

南史梁蕭琛為侍中武帝呼為宗老

宗室授任

晉主炎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王攸獨不敢皆上請

宗室爭權

晉祖逖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

枝葉先除

劉裕志移晉鼎先除枝葉于是宗室司馬國璠遠禍出奔於秦

魚鳥不及

隋宗室舊制在宫有出入之防有不許外交之禁故梁忠烈曰吾不及魚鳥遠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惟吾之進退常在人掌握若使吾終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為枝江丞

唐宗室李嵩字元䖍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室千里駒也
為任城王
見親王
領軍專政
後魏宗室乂明帝時以領軍專政卧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中直衛雖知莫敢言者
輕財好施

唐李白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輕財好施客遊任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山日沈飲賀知章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羮詔供奉翰林以高力士譖不得用後居匡廬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會赦還依族人當塗令李陽冰卒葬於青山東麓

宗室宰相

唐宗室敘宗室以宰相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

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皆以才稱職號為賢宰相

宗室學士

唐李程以宗室擢進士宏詞科為學士

宗子及第

宋英宗在濮邸時與燕王宮族人世雄甚善兩家各生子英宗子是為神宗而世雄子名曰令鑠後神宗即位令鑠進士及第為宗子登科第一

宗子狀元

宋制宗子特立學以養之而取才焉其出身仕官與民庶略等如嘉王為狀元趙汝愚為宰相尤其顯者

召試詩賦

宋皇祐五年右親龍武大將軍趙克悚上擬試詩賦論十卷且隨舉八人赴殿試上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既中等遷右衛大將軍

裁損恩數

宋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何况賢輩於是皆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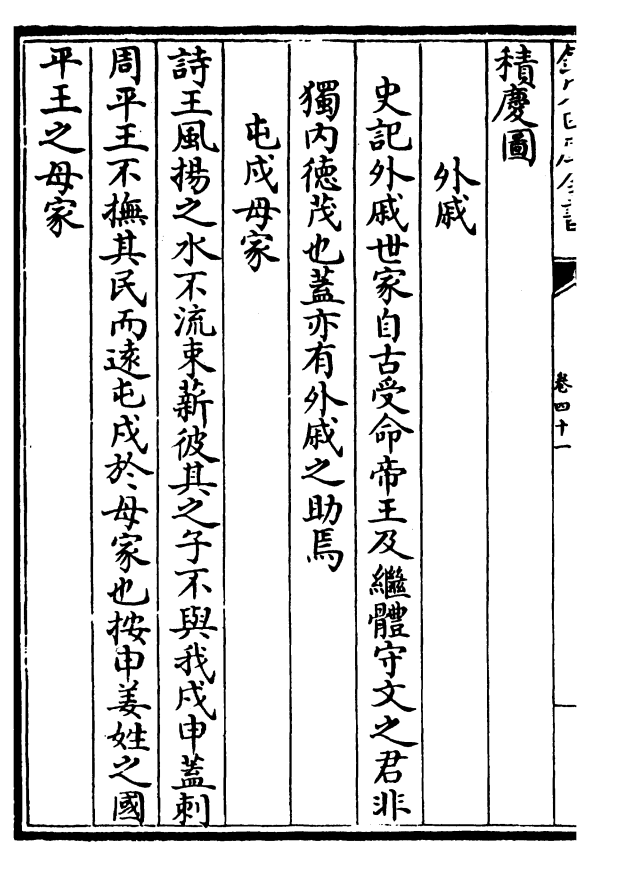
汝愚去奸

趙汝愚宋宗室也當淳熙之朝以一言而去王抃之奸

按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

安仁修牒

宋真宗以趙安仁為宗正卿重修玉牒屬籍又為僊源



積慶圖

外戚

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屯戍母家

詩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蓋刺周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也按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

褒賞舅氏

詩大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不私廣國

漢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申屠嘉為丞相按廣國字少君

不用野王

漢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馮野王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宫親屬野王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女賤按漢以御史大夫為三公故曰吾用野王為三公

薄昭殺使

薄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按薄昭薄

太后之弟文帝之舅

田蚡傲兄

史記田蚡者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景帝後三年封為武安侯武帝即位蚡以肺腑為相權移主上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向自坐東向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按田蚡為王后同母弟者后母臧兒故燕王臧荼

孫也先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與勝故蚡為后同母弟也信即蓋侯王皇后兄亦蚡之同母兄也兩女即后與姁兒也臧兒卜兩女皆當貴後將少女姁兒亦入景帝宫生四男而姁兒早卒勝蚡嫡弟也武帝即位封勝為周陽侯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史記王太后家三人為侯三人指蚡信勝也

封扶柳侯

漢外戚侯表扶柳侯呂平以呂后姊長姁之子封侯師古注平既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

封章武侯

漢文帝竇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景帝立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

皮侯吴楚反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

軍功為魏其侯

三子受封

漢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將兵

擊却之賜青爵關内侯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青

擊走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詔封青長平侯五年匈奴

寇朔方遣青率六將軍擊之右賢王潰圍去得裨王十

餘人衆萬五千餘人天子使使者持大將印即軍中拜

青為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户封青三子長伉為宜春侯次不疑為陰安侯次登為發干侯按青字仲卿武帝衛皇后子夫之弟尚景帝王皇后長女平陽公主

四姓授業

東漢明帝崇尚儒學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宫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

賜博平君

漢宣帝地節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初上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媼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封列侯按無故武王媼男名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病已故王氏為帝外家

封平恩侯

漢元帝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産子弟許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注云戴侯許廣漢也乃宣帝許后之父後元

帝又選許嘉之女以配太子是為成帝

王音忠直

漢成帝外戚中唯車騎將軍王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梁商謙柔

東漢梁商字伯夏順帝選商女為后拜商為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為良輔

匿情求名

漢成帝永始元年封王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莽爵位益尊節操益謙賑施賓客收贍名士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上疏勸政

東漢馬廖上疏太后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

言也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薫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按太后明帝之后馬援之女章帝建初四年有司請封諸舅馬廖等太后不許乃受爵而辭位

未嘗改官

馬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章帝即位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頗能薦士

東漢和帝鄧后乃禹子訓女大將軍騭之妹也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震巴蜀陳禪等置之幕府

兩家不過九卿

東觀漢紀光武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故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

諸舅悉封列侯

漢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五侯

築渭陽館

世說東漢明帝為外祖築館情鍾舅氏問左右館當何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恩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宜以渭陽為名

奪沁水園

東漢竇憲恃宫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發覺章帝切責曰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毁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書戒竇憲

東漢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

箴諷梁兾

東漢崔琦以文章稱梁兾兾請與之交崔以其行多不軌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兾不聽乃作外戚箴以風之兾怒琦曰管仲樂聞幾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將軍不能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拑士口蔽主聰使鹿馬易形乎兾殺之

戒子當善終

東漢樊宏世祖之舅嘗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善終者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論人當知足

東漢光武建武九年封陰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睥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

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卒不為宗親求位

不語國事

光武建武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十九年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太子改名莊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欲以興為司徒興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茍冒帝遂聽

之按太子莊是為明帝陰氏即陰麗華是為光烈皇后
明帝陰后之子陰識光烈皇后之兄其先出管仲七世
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明帝即位以興子
慶為鮦陽侯

竝典禁兵

東漢安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后兄弟竝典
禁兵尚書翟酺上書曰昔鄧竇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
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

不與雲臺

漢馬援女為明帝皇后永平中帝思中興功臣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南宮雲臺援以椒房之親不得與焉

隱居少室

唐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澹寡欲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娛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遙執朝權

晉成帝咸和中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遥執朝權擁强兵趣勢者多歸之王導内不能平甞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按亮晉明帝庾后之兄成帝之母舅

多變先制

南北朝魏孝文帝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為平原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弈後貴嬪高氏立為后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

勲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畏下之

不藉女寵

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嘗聽乗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以藉女寵也

不受妾封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七族六姓

晉庾亮表注西京七族皆后黨呂竇衞霍許王是也東京六姓亦后黨鄧馬竇閻梁何是也

十妃三后

竇氏自唐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

戚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今我耶闗東人與崔盧昏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繁漢宜周

燕集云軒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姞之宜周又云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閈門不有椒房之勢

定申褒紀

唐穆宗即位追贈郭太后父曖為太傅詔曰肆予小子敬續大業未展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按憲宗初為廣陵王以郭子儀子曖女為妃及即位羣臣累請立為后上以妃宗門強盛恐後宮莫得進御託為歲時禁忌不許至穆宗時始尊為皇太后

褚裒辭侍中

晉成帝立皇后褚氏徵后父豫章太守裒為侍中裒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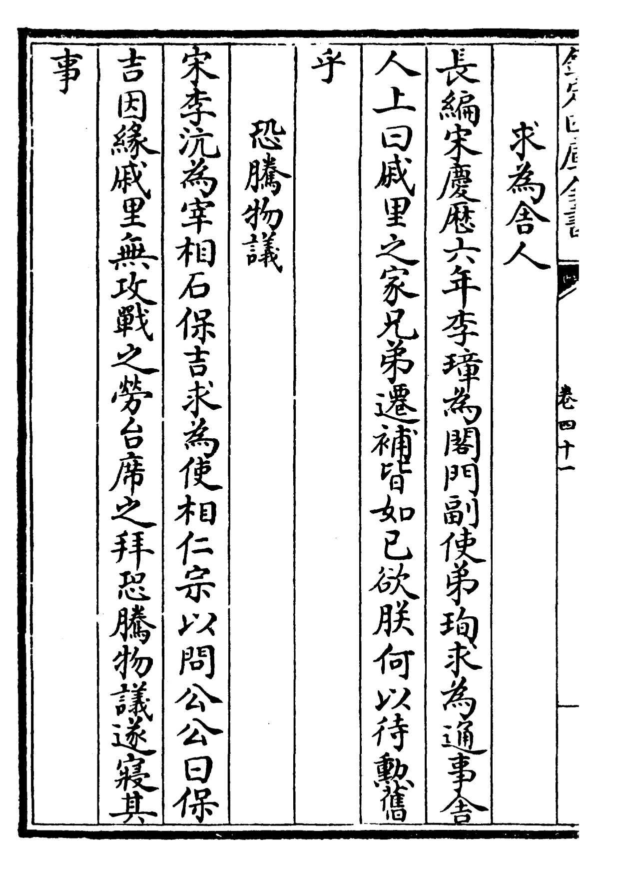
顧居中任事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馮熙為太保

南北朝魏文帝時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一為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黄門郎

命兼留後

王繼勲宋太祖孝明皇后弟也命兼兩使留後按太祖元配賀氏早卒繼立王氏又殂復立宋氏



求為舍人

長編宋慶歷六年李璋為閤門副使弟珣求為通事舍人上曰戚里之家兄弟遷補皆如已欲朕何以待勳舊乎

恐騰物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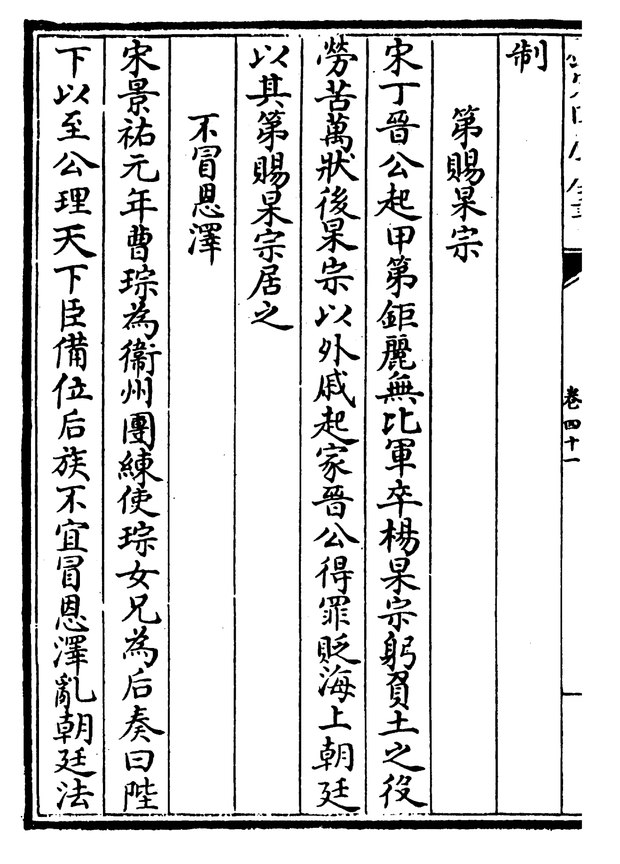
宋李沆為宰相石保吉求為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遂寢其事

但詣拜箋

宋李繼隆在真宗朝以元舅之親恩禮甚篤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拜箋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第謁繼隆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

恩推曹佾

宋治平元年加宣徽北院節度使曹佾同平章事初詔除拜上問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遂降



制

第賜杲宗

宋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

不冒恩澤

宋景祐元年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女兄為后奏曰陛下以至公理天下臣備位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

族人敢因緣請託顧實於理

常遠權利

長編宋王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以樞密使同平章事數以疾求罷自祖宗以來未有外姻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人稱其廉静

浸見親幸

宋壽皇崩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韓侂胄則其季父也侂胄欲推
定策功樞密使趙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
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
武康節度使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
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按嘉王擴光宗之
子是為寧宗

日事燕游

宋理宗端平元年以賈妃弟似道為藉田令似道涉之

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帝以貴妃故累擢藉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嘗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特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嚴之戒之

駙馬

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御馬始有駙馬之名歷兩漢多宗室及外戚與諸公子孫任之至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晉杜預尚宣帝女高

陸公主王濟尚文帝女常山公主傅宣尚武帝女弘農公主桓溫尚元帝女南康公主荀羡尚元帝女潯陽公主劉惔尚明帝女廬陵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後代凡尚公主者皆從魏晉之制

張敖執禮

史記敖嗣父耳為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後上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

郝瞹肆言

唐郭子儀子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非汝所知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按曖子儀第六子

梁松貴重

東漢馬援傳梁松字伯孫帝壻也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

何晏姿儀

魚豢魏略何晏字平叔以主壻拜駙馬都尉美姿儀面絶白魏帝疑其傅粉

兄弟尚主

東漢竇固字孟孫以尚温陽公主為黄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襲世父融爵封顯親侯顯宗時欲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在邊數年人服其恩按竇融年老子孫多縱誕不法長子穆尚内

黄公主後以坐事下獄死故固得襲融爵

父子尚主

唐薛瓘與子紹瓘堂姪儆與儆子繡竝尚公主一門四主

楊喬固讓

東漢楊喬為尚書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讓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宋弘不諧

漢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姊在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異穴

東漢劉昶尚武邑公主主薨更尚建興公主又薨更尚平陽長公主及昶終與三公主同塋異穴

同輿

魏收後魏書馮誕字子正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而坐臥

引升御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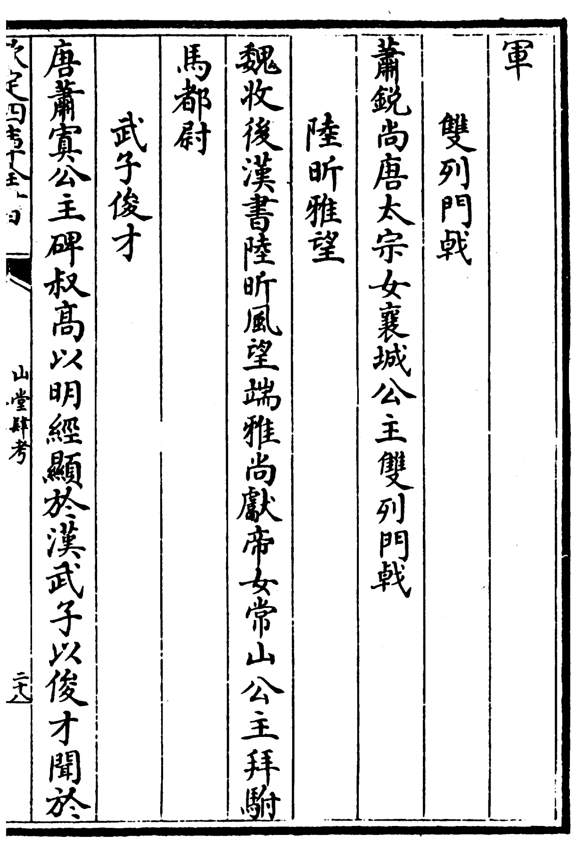
唐蕭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呼為親家帝或引衡升御榻呼為蕭郎

佯輿佩刀

唐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為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恱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

對置幕府

唐高祖女平陽公主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與紹發家貲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威鎮關中後引兵與秦王會於渭北紹與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



軍

雙列門戟

蕭銳尚唐太宗女襄城公主雙列門戟

陸昕雅望

魏收後漢書陸昕風望端雅尚獻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武子俊才

唐蕭寘公主碑叔高以明經顯於漢武子以俊才聞於

晉

符歡叶契

唐中宗賜駙馬封制分榮戚里籍寵皇朝恭肅著於立身恪勤效於從政鳳皇樓上宛符琴瑟之歡烏鵲橋前載叶松蘿之契

懾氣斂威

宋虞通之爲江斆讓尚公主表曰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固辭子敬奔走以求免

遠遁長沙

荀氏家傳荀羨字令則年十五擬國婚之選羨不欲連姻帝室乃逺遁長沙監司追尋不獲已遂尚晉元帝女潯陽公主

出知衛州

宋司馬溫公行狀李瑋尚兖國公主主以驕恣聞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溫公言陛下追念母家使瑋尚公主

令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恩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

山堂肆考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

山堂肆考卷四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三公

歴代沿革太師太傅太保古官也自周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貳之始有定制周禮有六卿無三公周公以冢宰兼太師則三公止為兼官而未嘗有專職秦不師古以丞相御

史大夫太尉為三公漢襲秦舊至哀平間以太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復置太師太傅太保始尊師傅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後漢魏晉江左俱因之後周依周禮改為三公隋氏又為三師李唐因之宋初無所改政和二年詔云古無三師之稱合依三代為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為真相之任若降三公即為宰相靖康末詔依元豐故事以僕射為宰相三官止為階官不復與三省之政大元依漢唐舊制以太師

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經邦

周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平國

唐百官志三公佐天子平邦國理陰陽無所不統

具瞻

詩小雅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晉荀勗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叅聽

禮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叅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八命

春官典命上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又禮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注云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

云一命卷若為三公而有加袞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唐楊巨源詩道協陶鈞力恩回日月光一言歸社稷九命備圭璋

三階

漢東方朔對武帝曰願陳泰階六符應劭注泰階六符經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下階為士庶人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三階

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天下大安

法三光

韓非子曰三公象鼎足也數三者法三光也

調七政

漢天文志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備員

東漢光武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奉職

東漢章帝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理耶其賜三公帛

袞衣繡裳

詩豳風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注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金章紫綬

齊職儀三師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又

春官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按圭制下方
上員取象天地內有孔謂之好好有玉謂之肉肉倍好
為璧好倍肉為環

王者下輿

東漢安帝朝陳忠上疏曰三公稱曰冡宰王者改容而
禮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
而量是非

中書讀策

唐張延賞奏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策侍中奉禮如儀即以宰相攝之

調訓五品

東漢陳忠薦劉愷曰三公者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師範一人

齊職儀三師者師範一人儀刑四海冠冕百辟從容論

道自非勳崇德重無以居之

責吏事

漢光武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注云太尉公掌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孝悌遜讓事司空公掌水土營城邑浚溝洫修墳坊事此所謂吏事責三公也

舉謡言

東漢蔡邕上疏五年制書令三公舉謡言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又漢官儀三公聽察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

奏之是為舉謠言也

飾詐

漢汲黯曰公孫弘位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

糾非

東漢章帝詔春秋之義以貴禮賤自今三公竝宜明糾非法宣振國威

大儒

荀子儒效篇大儒故天子三公也又君道篇上賢使之為三公

元老

王隱晉書王祥拜太保制曰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崇道弘化

道問喘牛

漢丙吉出逢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使騎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前後失問

吉曰民鬬傷京兆尹職當禁捕寀相不親小事非當於道路問也方春牛喘此時氣節恐有所傷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為知大體

門施行馬

漢魏三公門施行馬注云禮掌舍設梐枑杜子春云梐枑行馬也所以斷人出入枑者交互其木以為遮闌也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

楊震四世

漢弘農楊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
又袁宏至紹四世五公

趙熹三葉
東觀漢記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
以熹為太傅熹時年八十繼母在堂口不言老

名冠天下
漢光武即位詔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令以
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几杖車馬

志清本朝

東漢靈帝以陳蕃為太傅與胡廣叅録尚書事志欲芟
夷閹宦以清本朝

秩稱萬石

百官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又六典注梁制十八班班
尊者為貴上公班第十八秩萬石

府有三門

隋百官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黄閤設内屏職官分紀

陳舊制三公黄閣廳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驃騎大將軍特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堂竝置鴟尾

道術通明

漢官儀太師孔光道術通明宜居四輔訓導帝躬

事體練達

東漢胡廣為太傅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在公台二十餘年禮任甚優

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之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為三司蕃等每朝會嘗稱疾以避廣

履行高潔

晉鄭沖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韜德深邃履行高潔可謂朝之儁老屢以年高告退宜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几杖不朝

接物謙抑

宋文彦博位將相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重而平居接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

贈佩刀

晉王祥徐州刺史吕虔辟為别駕虔有佩刀相者以為三公可服此刀虔以祥有台輔之望故相贈後祥果為太保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歷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賜几杖

南史宋廢帝加沈慶之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每朝賀乘豬鼻無幰車履行田園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爲三公也慶之嘗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所賜几杖竝固讓不受

名應圖籙

漢光武尤信讖言以王梁孫成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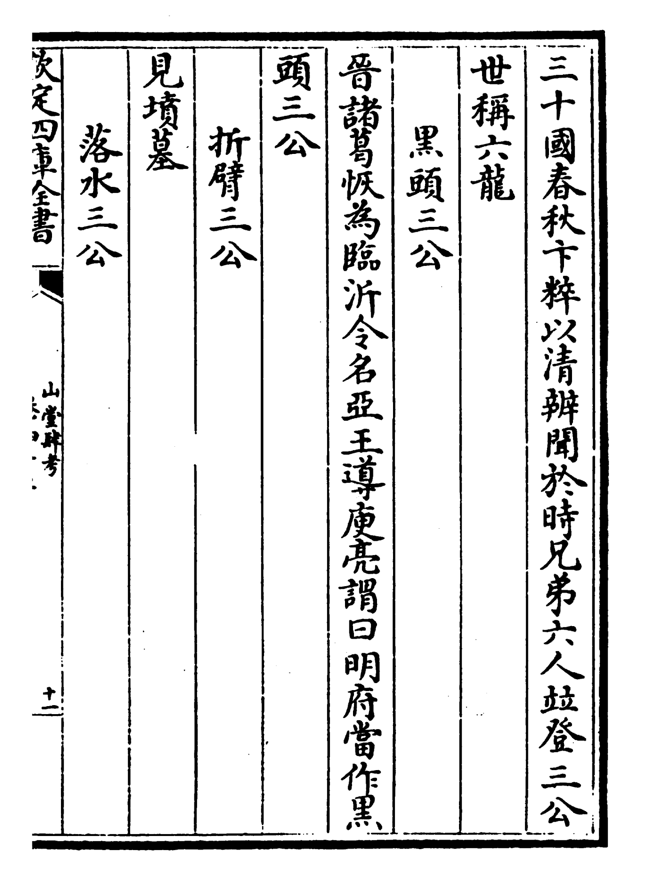
職典天地

晉魏瓘奏三公職典天地宗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

父子同居

晉司馬望安平王孚之長子咸熙中位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傅兼大司馬時孚已為太宰父子同居上公位百代以來未之有也

兄弟竝登



三十國春秋卞粹以清辨聞於時兄弟六人竝登三公世稱六龍

黑頭三公

晉諸葛恢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

折臂三公

見墳墓

落水三公

南史宋司徒褚淵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恃才使氣多凌忽撫掌大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淵出水沾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中大聲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我不賣袁劉得富貴焉能免寒士

平世三公

南宋蔡廓字子度宋武帝以其正直補御史中丞多所

糾正帝常云蔡廓可為平世三公

鍾繇膝疾

魏太傅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每朝見使載車輿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陶侃手文

異苑晉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横文上節使絶占者以為此文若通位無極侃以針挑令徹血流彈壁上仍作公字以紙裹之公字愈明

乗輿上殿

晉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令每朝會劒履乗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魏太傅鍾繇故事

乗馬出遊

晉王戎位雖總鼎司而委事僚采間乗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開德宣符

晉天文志天文上三臺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

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臺開德宣符也

昭德塞違

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禄所以昭德塞違也又周禮大宗伯疏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禄為司空故後漢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聞車馬聲

晉魏舒未達時詣野王止宿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寢者誰曰魏公舒自知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

備金石樂

晉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徒儀注大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享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有樂今大拜輔相臨軒

遣使宜有金石之樂從之

咨大事

職官分紀魏初三公無事希預朝政高柔上䟽曰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以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可特延入講論得失文帝嘉納焉

設小會

分紀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自魏

末以後廢格不行至石鑒拜司徒有詔令設會遂以為常

多有諫諍

東漢鄧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和帝即位拜太傅多有諫諍

不理威儀

達奚武賤時好華麗及居太傅不理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常晝掩一扇或謂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

儀衛不稱具贍何輕率如是武曰天下未平恩德未報安所事威儀乎言者慙而退

食不兼味

長孫道生拜司空加侍中性忠厚廉謹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飯惟脫粟

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

明允篤誠

晉起居注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
騎百人
康寧福壽
宋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
世罕其比
夢松
吳嗣主傳注丁固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
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植槐

宋王文正公旦沈默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

尊寵如賓

東漢明帝以鄧禹先帝元勲拜為太傅每進見必令東向注云臣當北面尊之如賓故令東向

閒退謝客

宋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方主和議

世忠乃求閒退杜門謝客

詔給帷服

東漢張禹拜太傅錄尚書事劉蒼以殤帝幼沖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歸府每朝賛與三公絶席

齋賜器幣

會要宋淳化二年帝遣右正言張康齋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就西京賜之故事非同平章無生辰國信之

例上以普勲舊故特異其禮

兼領六卿

洪容齋隨筆周成王立三公而云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攷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

坐見庶僚

事略宋元豐中文彦博除太尉判河南彦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彦博荅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

印河南尹見監司矣

天子禮貌

漢賈誼傳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以改容而禮貌之者也

天子師法

唐百官志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

三孤

歷代沿革尚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秦漢而

下省之後周置三孤以貳三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元豐肇新官制於三公無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非三公也竝罷之依周制立三孤乃次輔之位或稱為次相之位

受器

周禮春官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四命受器注云王之大夫公之孤三命以下祭器不備假而用之至是始

受祭器

張幕

周禮天官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註云三公九卿將受命出使於四方張幕於庭所以藉幣設案為位王立於前而受之命焉

四命

周禮春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特揖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通典孤特也言其畢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故云

執皮帛

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注云孤特立無朋也皮虎豹皮帛如金璧色繒也

亮天地

周書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三耦射

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九棘位

周禮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云棘之為物其心赤槐之為物其華實黄忠赤誠實所以盡臣節也

正四方

周書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注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亂正四方

者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蓋微子痛殷之將亡謀于箕子比干史録其語如此

答諸侯

漢百官志注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詞簡聞小誦不博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冠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悦不以義予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

時醉飽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以節度使除

會要宋紹興五年以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除少保六年以兩鎮使相江東宣撫使張俊除少保九年六月以定國軍節度使岳飛除少保十二年以保成軍節度使開府楊存中除少保又紹興六年以少保節度使張俊除少傅七年以少保節

度使楊存中除少傅三十一年以少保四川宣撫使吳
璘除少傅紹興九年以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以
少傅節度使張俊除少師二十八年以少傅節度使楊存
中除少師
以[illegible]樞密使授
會要紹興三十年孝宗即位張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
軍馬特授少傅封魏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山堂肆考卷四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丞相

管子曰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左傳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也成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高宗得傅說爰立作相成王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王為左右至秦悼武始置丞相官以樗

里疾耳甘茂為左右丞相漢初置丞相孝惠文時俱有左右丞相武帝用劉屈氂為左相獨虛其右哀帝復置丞相以曹操為之後又改為相國魏黄初改為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竝掌機密已後或置大丞相或又置相國位丞相上竝為贈官或以中書令侍中為宰相或以尚書僕射為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授常以他官居宰相而假以他官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政事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之名是也

熙載

虞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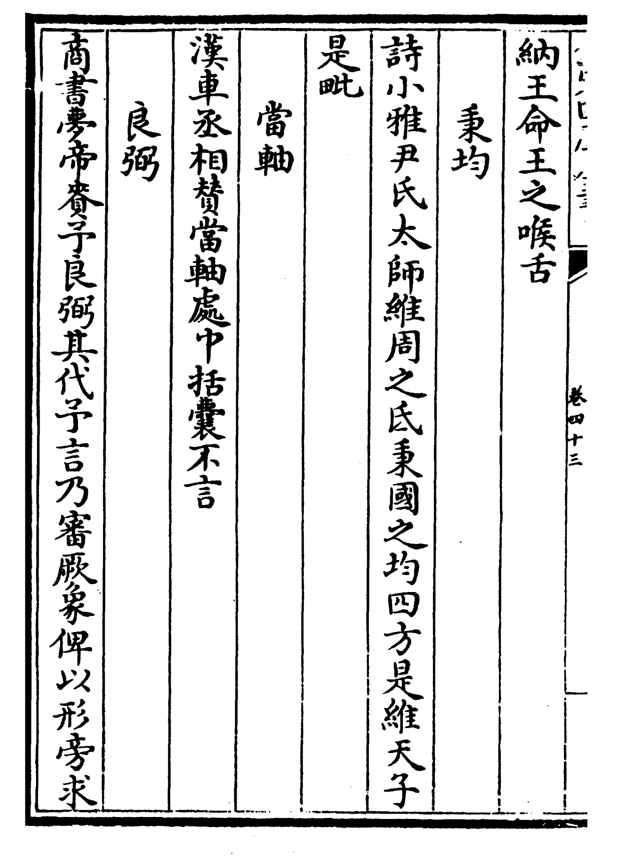
胡傳隱元年調元者宰相之事

股肱

虞書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喉舌

詩大雅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

秉均

詩小雅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當軸

漢車丞相贊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良弼

商書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

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上公

漢翟方進奏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

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鼎臣

姑臧集謂宰相為鼎臣又曰鼎位

堂老

唐李肇國史補宰相呼曰堂老

黄閣

漢舊儀丞相廳事閣曰黄閣鄭玄注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閣以示謙

黑轓

百官志漢丞相金印紫綬黄扉黑轓所以異車服於百辟也

金鉸銀青

唐劉禹錫代上平章事奏金鉸重名銀青賫服

玄冕赤舄

唐杜佑碑從容鼎位光賛大猷玄冕赤舄在帝左右

夾輔成王

左僖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展禽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左右商王

詩商頌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注云阿衡伊尹之號一曰

商之官名

沙堤

唐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絶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

火城

見元日

一代宗臣

班固賛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碌碌未有竒節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按古者記事於簡牘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一代偉人

柳氏家學文姚狄蘇宋皆一代偉人或三入相或再入相未有不久於職而能成令名者

遵約束

曹參傳參代何為相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

民以寧一

總權衡

東漢侯霸傳論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持權衡者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而後小數哉故伏湛造次急於鄉射之禮侯霸入朝先奉寬大之令

開誠布公

諸葛亮傳亮之為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才也

秉道嫉邪

宋真宗以畢士安寇準平章事初士安拜參知政事對帝曰寇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嫉邪朝臣罕出其右第不為流俗所喜不閲月與準俱相

一言寤主

漢書田千秋無他才能術業又無閥閲功勞特以一言寤主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又唐房琯以忠義自奮片言寤主而取宰相

萬口稱賢

長編宋龎籍改知并州過京師入對上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彦博猶多私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又文富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歐陽修奏事上謂曰古人求相者或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

擁昭立宣

漢霍光字子孟河東人白皙踈眉目美鬚髯天下想聞風采擁昭立宣贊拜不名封博陸侯

反周為唐

綱目發明狄仁傑蒙恥奮忠每以母子天性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重信其說而從之紓徐不迫卒復唐緒

好觀故事

漢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多知故實

宋杜衍為相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困辱鄧通

漢文帝朝申屠嘉為相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及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叱責俊彦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彦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時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水出没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彦至叱責曰汝言利求

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彦惶汗免冠謝久乃釋之

道問喘牛

見三公

廳容旋馬

李沆爲相治第封邱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祠廳事則已寛矣

開閣

西京雜記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位毗賛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躬自菲薄所有俸禄皆以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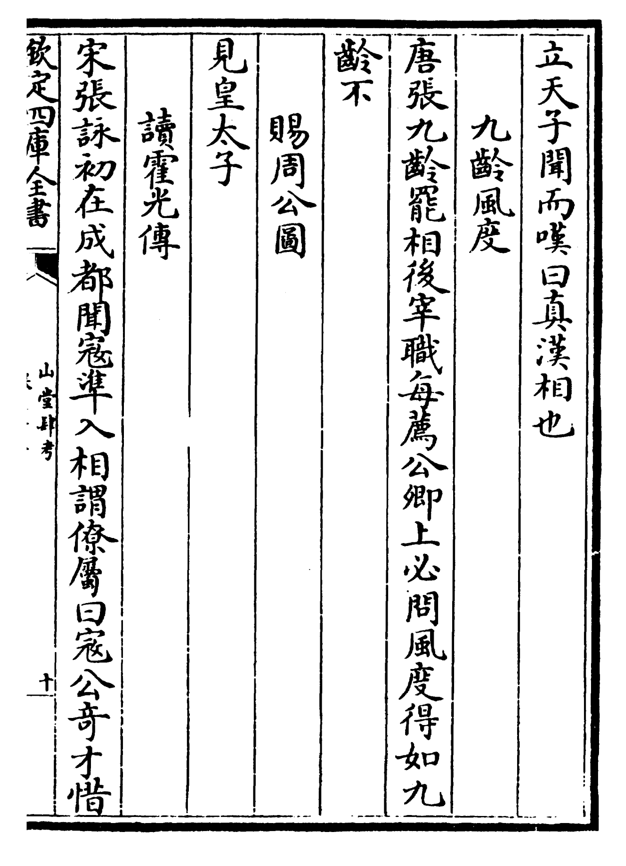
閉坊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卒無效雨益甚人歌曰禮賢不解開東閤燮理猶能閉北門

續通典舊制政事中書堂有門蓋宰相時適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唐常衮為相塞絶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王商威重

漢王商有威重容貌絶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


立天子聞而嘆曰真漢相也

九齡風度

唐張九齡罷相後宰職每薦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不

賜周公圖

見皇太子

讀霍光傳

宋張詠初在成都聞寇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

學術不足耳及凖知陜詠遣自成都還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自較簿書

蜀志諸葛亮為相自校簿書楊顒諫曰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令有人使奴執耕耘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髙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瘦神困終無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

雞犬哉不知為家主之道也

面折干請

通鑑長編宋琪在内府每百執事謁見有所干請皆面折之以是人咸怨焉

功名損於治郡時

漢黄霸字次公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

按霸為郡時燕代間有三男共娶一婦生一子及分異各爭其子霸斷之曰三男共女非人類也當以禽獸處

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

聲名減於治郡時

宋龎籍字醇之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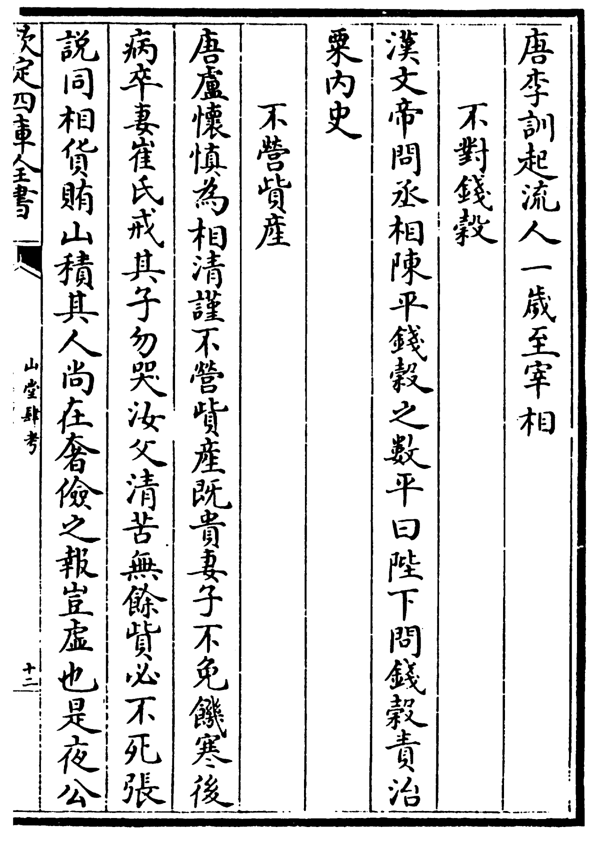
聲名減於治郡時

十年至相

漢匡衡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門而至宰相唐李絳亦

以十年之間位至宰相張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

一歳至相



唐李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

不對錢穀

漢文帝問丞相陳平錢穀之數平曰陛下問錢穀責治粟内史

不營貲産

唐盧懷慎為相清謹不營貲産既貴妻子不免饑寒後病卒妻崔氏戒其子勿哭汝父清苦無餘貲必不死張説同相貨賄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虚也是夜公

果復生左右以崔之言啓陳於公公曰寘司有三十爐日與張說鼓鑄横財我無一焉言訖復絶

心卑體恭

荀子曰魯子之荆入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祿益厚而施益博位愈尊而體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辭和氣平

韓魏公别録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説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風流宰相

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清白宰相

宋慶歷中杜衍為相苞苴貨殖不敢到門時號清白宰相

夾日

見日

承天

唐紀姚崇與張說有隙崇將死謂其子曰我死張說來弔爾以我平日寶玩盡列於前如說屬目即舉以獻之就問其求神道碑纔得其文登時録進仍模刻以示外此人見事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於上崇没說果至目其服玩者三

四崇諸子悉如崇戒遂求所為文說許之不數日文成其略曰一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後說果悔求索所為文以為詞未周密欲加删改則碑已模刻矣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說撫膺嘆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日始知才不及崇遠矣後譖不行

金甌覆名

通鑑唐玄宗每命相皆先御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置案上覆以金甌會太子入侍舉金甌覆名告之曰此

宰相名也若意之其誰耶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時兩人有宰相之望故也

金筋表直

開元遺事宋璟為相朝野人心皆歸美焉一日春宴上以所用金筯令内臣賜璟曰非賜卿金表卿直也

雅士趨門

唐大歴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

徽官抗禮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僚富文忠公弼為相雖徽官布衣皆與之抗禮引坐與語自是羣公效之折節自公始云

不媿科名

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京宜州之龍水人從其父遊宦寓籍江夏宜州今慶遠府宜山縣

大耐官職

言行録向文簡除右僕射上謂李昌武曰朕即位以來未甞除僕射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入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甞除端揆自非眷倚殊絶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使人至廚中問有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

覽鏡成字

宋璟未第時覽鏡影成相字因此自負相業

夢碑列名

劉賓客嘉話録唐杜相鴻漸之父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列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曵脚而忘其字乃名其子為鴻漸因謂之曰汝不

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

紗籠護像

唐李藩字叔翰未仕時問卜於胡盧生生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其故終不復言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害也後藩至元和中果拜相

金榜書名

唐書崔昭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

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探丸命相

唐宣宗命相必擇中外有人望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夾筯得相

唐廢帝欲置相悉書有清望官名内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夾之首得盧文紀遂相之

宣威馳譽

唐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但以俗材應務初無宰相器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今獨以畫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讓直濟文

唐房杜贊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

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

應變守文

唐姚宋賛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天所以佑唐使中興也

善謀能斷

宋真景元曰漢之名相前稱蕭曹者以規隨之相繼也後稱魏丙者以寛嚴之相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

資也

名教宗主

五代趙光逢為平章事有女真寄黄金一檻於其室後經亂離女真委化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光逢納於河南尹張全義付諸宫觀其舊封尚在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縉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朝廷羽儀

唐李揆同平章事帝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之羽儀乎

十事要君

唐玄宗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知帝大度鋭於為治乃先設十事要記以堅帝意帝皆納之

三事問客

宋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

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按昉字明遠三入翰林兩入中書謚文正公

包容仁傑

唐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與同僚未嘗聞其知人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仁傑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

師服王曾

韓魏公琦論近代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

清德鎮俗

唐楊綰字公權為相以清德鎮俗人比之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云

正色立朝

初宋仁宗即位劉太后將有專制之患王曾正色危言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臣矣

味道兩端

史云蘇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棱

王珪三旨

宋王珪字禹玉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

裴度雅量

唐敬宗寳歴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楚材名言

元耶律楚材為相每陳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公門桃李

狄仁傑嘗薦張柬之為相又嘗薦姚崇桓彥範袁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省門絲竹

唐尚書省南門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木又相國李石河中永樂宅有庭槐一本抽三枝二枝直至堂舍屋脊一枝不

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

歷七鎮使相

不敢近子

唐王緋初為眉州刺史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後入相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

尚在遠臣之子容敢近

慮致驚人

宋慶歷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

政生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移刻方赴召比至行
愈緩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
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
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

進言賜酒

唐李絳傳李吉甫盛贊天子之德憲宗欣然李絳曰今
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略渠便
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

者賜酴醾酒

入見賜茶

長編先是宰相入見天子必命坐賜茶有大政則面議之范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書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日昃命坐賜茶之禮亦廢

夢授二筆

太平廣記五代唐末帝時馬裔孫赴闕宿邏府其地有

神祠夜夢神手授二筆及為翰林學士裔孫以為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如夢中所授者

夢賜半臂

宣室志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以錦半臂賜之默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以某叨居顯位將給半祿俾我致政乎客有解曰半臂者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

篋中龍骨

廣異記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之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

橋上鵑聲

宋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令始至天下將治則地氣自北而南將

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不二十年上用南人作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上用王安石雍言果驗

閱表得名

宋璟罷帝欲用張嘉貞而忘其名夜召常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即為朕思之因觀文臣表奏一閱而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上簿注名

唐昭宗時鄭綮好詼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中人有誦於帝前者上意其有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手注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分曹主務

唐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

分以曹官主衆務焉

決策親征

長編澶淵之役寇萊公首乞親征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上召公問之公曰誰為此謀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上悟意遂决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達旦或就寢鼻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人比之謝安

救吏徹榻

唐志唐制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及李峴為相即敕吏徹去

命司徹簾

見皇太后

判百日

劉賓客嘉話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復蘇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相吏曰天符已下數目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

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

遲十年

宋真宗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事先平章

唐杜悰有勲勞帝欲拜戸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義

行曰願陛下自斷李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茍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按平章事之名自唐郭待舉始

才兼文武

唐宰相才兼文武者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

各有所尚

唐玄宗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各有所尚姚崇尚徳宋廣平尚道張嘉貞尚吏張説尚文李元紘蘇頲尚儉韓休

張九齡尚直又唐自武德以來宰相寛厚以陸象先為標首詞翰以姚宋為標首學問以張説為標首決遣以張義正為標首

各有所窮

張氏三世宰相各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靖窮於權

推讓姚崇

唐盧懐慎開元中選黄門監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機密

懐慎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又𤣥宗嘗謂懐慎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頗有徳色謂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相也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

追思李沆

宋王欽若等以天下乂安䖍講墜典大修宫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宰相王旦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按沆為相時謂旦曰人

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故旦思其言云

名震四夷

裴度太和四年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入中書度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輕重

節兼兩鎮

宋王安石上韓魏公書寵辭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策

不私故人

唐裴垍為相故人求京兆尹垍曰君才不稱此官

不負天子

唐陸贄為相所言皆執帝短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賜堂封

唐源乾曜同紫薇黄門平章事帝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戸三百謂之堂封

辭堂饌

唐開元中詔宰相共食日賜御饌大厯中常衮為相奏停之時論以為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禄

擇日命相

唐劉瑑在翰林帝素器遇之至是手詔追還後請間帝視案上厯謂瑑曰為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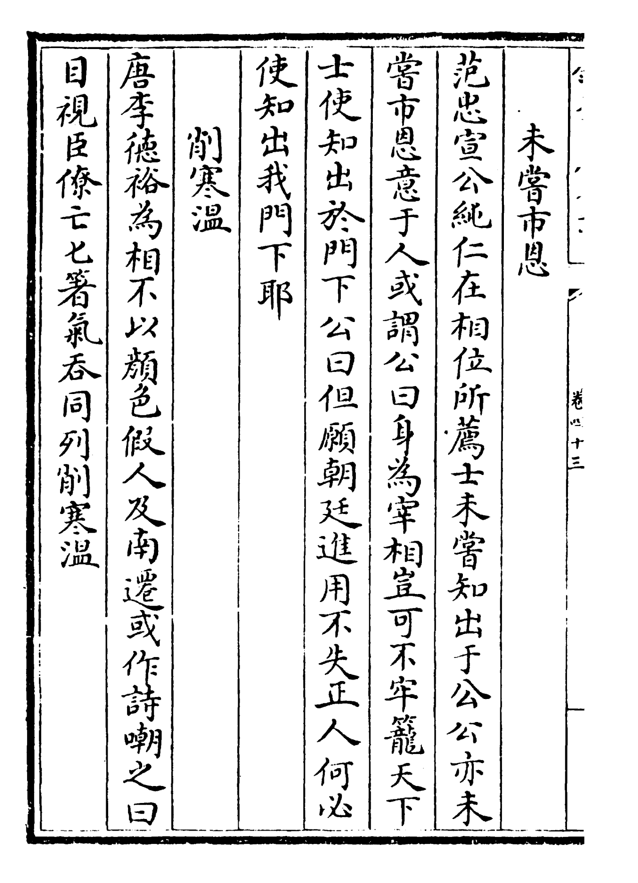
曰是日卿可遂相即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日拜相

唐宋璟為尚書右丞相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不吝通族

唐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爭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未嘗市恩

范忠宣公純仁在相位所薦士未嘗知出于公公亦未嘗市恩意于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使知出我門下耶

削寒温

唐李德裕為相不以顏色假人及南遷或作詩嘲之曰目視臣僚亡匕著氣吞同列削寒温

遠聲迹

宋呂公著為相神宗嘗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再升三入

宋環謝表再升台座三入冢司又職源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延賞鄭略

四入者常巨源姚崇常安石五入者蕭瑀裴度宋朝三入者吕文穆趙韓王李文正昉又吕許公張鄉公皆再入王沂公前後輔政十年王文正公為相一紀

十拜四登

裴度十拜相詔四登帥壇

一日台司

南部新書唐王徽為相只一日中書至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度㺯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内署雖叨捧日之榮一

日台司未展致君之略

九命上公

唐代宗大歷二年改黄門侍郎詔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謂之宰相

二十四考

唐汾陽王郭子儀至徳元年自朔方節度使加庫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盛有如此者

詔給飡錢

唐開平中詔丞相尊位而堂厨未給無飡錢其令日食萬錢之半

夢授湯鼎

宋趙汝愚為相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以升天後翼嘉王擴以素服即位葢其驗也按嘉王乃寧宗

精思亭

唐李徳裕為相所居里第有院號曰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

清燕堂

翰苑名談宋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瑶世界其堂上扁金牌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閽吏曰五相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迪李相沆龎相籍富相弼也

衣鉢相傳

五代和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歲名在十三及知

貢舉覽范魯公質文卷知非常人也至放榜亦以第十三人登第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君傳老夫衣鉢耳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時有獻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門閥不墜

宋李昉子宗諤字昌武景徳中為翰林學士至右諫議大夫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能以聲名自立

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爾

引美黜貪

唐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不治宅第周給親族宋璟嘆曰引宋遥之美黜劉晃之貪身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過之

興仆植僵

唐太宗用房玄齡杜如晦于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燦然具備雖數百年猶蒙其功

和顏溫語

宋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者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用者既失其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嘉謀偉量

宋范魯公質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即可為宰相矣

不為驕侈

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驕侈兄子睦雖舉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取

不徼寵澤

言行録呂蒙正三入中書未嘗以姻戚徼寵澤

調和兩宮

宋真宗得風疾詔自今軍國大事親决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資善堂親政皇后劉氏裁决於内而丁謂用事

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太子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分領三館

乾德三年趙普監修國史宋朝因唐及五代故事命宰相分領三館首相為昭文殿大學士其次為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院大學士

光輔三后

宋韓魏公琦為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社稷知無不為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坐置天下于大寧公之力也

逮事四朝

宋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細務濶略

中興會要宋紹興二年呂頤浩曰昔唐太宗諭房杜曰

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濶略可也

小事糊塗

宋太宗以吕端平章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决意用之

蒙正一能

吕蒙正為相常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曰大人為相天下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

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事也

司馬六語

太后遣内侍問司馬光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大臣有不悦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儌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

得宰相體

言行録宋韓魏公琦為相曾公亮為亞相趙康靖公歐陽公為參政凡事關政令則曰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真宰相言

宋薛簡肅公奎天僖中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旦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封還內降

宋杜衍為相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封還也

不用密啓

宋真宗問李沆曰人皆有密啟卿何獨無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非讒則佞臣常惡之

事問王旦
宋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
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有大
事上必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之其委任如
此
意屬呂端
見聖製
補牘復進

長編韓王趙普欲用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奏牘壞裂投地普徐拾以歸明日復補牘進之上乃悟用其人後果稱職

焚詔附奏

宋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宰相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私第見客

初唐德宗猜忌宰相不敢私第見客裴度為相奏云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夾袋求賢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可方安世

長編宋元豐二年神宗嘗謂輔臣曰曾公亮謹審周密內外無間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

遠過周公

言行錄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歐陽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兩司對持

長編慶歴五年宰相賈昌朝陳執事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相輔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邊防有序願罷兼樞密院從之

百官班迎

至和二年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内拜者聽行上事儀

死蝗不賀

長編李沆為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請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老鳳尚蹲

東軒筆録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暀年甚髙而精神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未幾

公亦去又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薇舍人為小鳳

卻例簿

寇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堂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用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

出空敕

内侍任守忠交搆兩宫一日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既

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

取空頭敕填與

用讀書人

初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

及蜀平蜀宫人入内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

者召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王衍嘗有此號

宋主大悦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按此時

正太祖乾德四年故上怪而問儀

抑喜事人

宋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帝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又邵氏聞見録李文靖為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曰用此報國耳

遼使却立

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盻有威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見潞公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所謂以德服人者

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酧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遼使問安

宋富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兒童皆誦

宋誠齋楊先生嘗遺施聖與書曰司馬公盛德大業丕

績宏模兒童走卒皆知公而誦之至於斟酌元氣調和
鼐羮恢然有所兼容慨然無所顧慕用力勞而收效博
者其知之天知之非兒童走卒所與知也又蘇東坡嘗
以詩賀司馬公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撥聖與㸃
字也

宦妾不知

宋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臣何敢言上
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

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富公既相大夫皆

舉笏相賀按素字仲儀文正公之子

字賜商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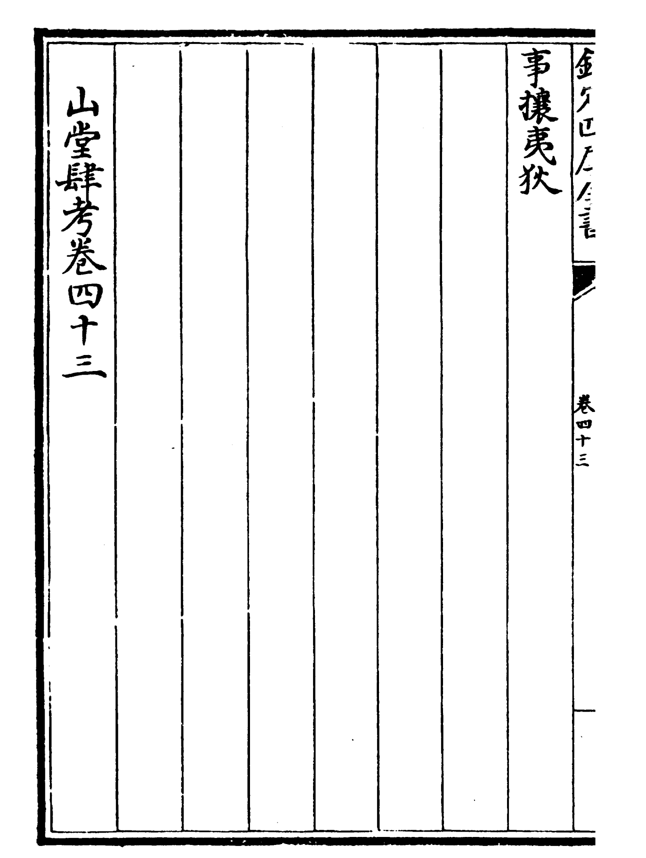
宋朝實録時久旱不雨彗星出張文忠公商英拜相之

日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親書商霖二大字賜之

詩示趙鼎

言行録趙鼎為相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入謝上

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


事攘夷狄

山堂肆考卷四十三